

赤  
子  
舟  
舟  
PDC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死長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一十一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八

起強圉大淵獻盡上  
章困敦九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

朝直時

上未置太子與梁

王宴飲從容言曰

從千  
容翻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

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

孔穎達曰喜者  
外竟會心之謂

太后亦然詹

事竇嬰

班表詹事秦宜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師

右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

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

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

由此憎嬰

引酒進之蓋罰爵也

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

朝請

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材性翻又如字

梁王以此益驕

春正

月乙巳赦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洛陽縣河南郡治所

高祖先居洛陽因築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

初孝寺吳太子入見

楚漢

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遍翻

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

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提徒遣其喪

歸葬至吳吳王愠曰

愠於問翻師古曰愠者外竟違心

謂事與心

違所以

天下同宗

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爲一家

死長安即葬長安

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主由此稍失藩臣

之禮稱疾不朝

朝直遙翻

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

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

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淳曰滯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帝復問之

復扶又翻

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

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服虔曰言天子

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不祥故當赦

宥使自新也

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

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更

工衡

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



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

索隱曰吳國有鑄錢黃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予平賈

服虔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

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以為卒者雇其庸隨時月

子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雇其

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

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

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予平賈官雖之也

予讀曰與下

同賈讀曰價歲時存閭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

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

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鼂直

遙翻錯千故翻數

所角翻橫戶孟翻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

天下昆弟少諸子弱

說式芮翻少詩沼翻

大封同姓齊七十餘

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

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詐稱病不朝於古灑

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

驕溢即山鑄錢師古曰即就也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

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

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

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難乃旦翻郤與隙同及楚王戊來朝錯因

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聖室之屬也

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即秦郯郡高帝更名及前年趙

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膠西後改

密為高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

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呼好

到翻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

白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邪晉應晉武之穆也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

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

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地字食爾翻括用舌食也索隱曰言括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

時見察不得安肆矣肆古曰縱也吳王身有內疾師古曰謂疾在

身中不顯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

於外也於外也

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索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

放也累與糸同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

至此師古曰言其罪皆不至於削地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

子將柰何高曰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

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

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

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

矣彗星出背蒲妹翻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蝗蟲起此萬世一時

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索隱曰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吳王內以鼂

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古曰方洋

猶翺翔也

所向者降

降戶江翻

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

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

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立之處須待也治直之翻

大

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

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

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

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謂王之太后也

今承

一帝尚云不易

易以鼓翻

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

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

齊王將聞菑川

王賢膠東王雄渠濟南王

初楚元王好書

好呼到翻與魯

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

中大夫

及王于况翻

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

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

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

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

秦有白乙丙白圭楚

有白公浮丘複姓夷王各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

古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

不耆之耆讀曰嗜爲于偽翻下同常設後乃忘設焉

忘巫

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

彊其兩翻

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

與讀曰歟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

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

先見者也

幾居衣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

區區謂小也處昌  
呂翻爲于僞翻

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

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

姓譜韋姓出  
顓頊大彭豕

韋之

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

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

晉灼曰高肱舉杵正  
身而舂之師古曰爲

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  
步臼者耳衣之於旣翻

休侯富使人諫王

孟子去齊  
居休趙岐

註曰休地名蓋即富所封之地  
富楚元王之弟也

王曰季父不吾與我

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

臣瓚曰侯

母號太  
夫人

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戌殺尚夷吾趙相建

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悍下罕翻齊王

後悔背約城守背蒲妹翻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

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師古曰

率所類翻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臨菑齊都趙王遂發兵

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使疏吏

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

將即亮翻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

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使疏吏閩



東越亦發兵從

從才用翻

吳王起兵於廣陵

廣陵吳都

西涉淮

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

遺于季翻

欲合兵誅

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

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馘於大棘杜預曰在

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乘勝

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

敗補士邁翻

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

睢陽梁都雅音雖

初文帝且崩戒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

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

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

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

將軍欒布擊

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

班志滎陽

縣屬河南郡

監古街翻

初鼂錯所更令三十七章

更工衙翻

諸侯謹譁

謹許元翻

錯父聞之從潁川來

錯潁川人

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爲政用事侵削諸侯䟽人骨肉

䟽與踈同

口語多怨公何

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

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

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

守式又翻

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

徐僮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

削諸侯地以彊漢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僮之

旁子吳是自畔其說惡得無死乎予讀曰與

相息亮翻

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

亦避

坐徂臥翻

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

按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

丞史曰

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

袁盜多受吳王金錢

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漉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治直之翻

今

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

猶與即猶

豫也與去聲

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

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盜盜入見

爲于僞翻入見賢遍翻

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調徒鈞翻

上問盜今吳

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

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誘音酉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

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懷

太子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故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之善上

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臣

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屏必郢翻錯趨避東廂甚恨上

卒問盜卒子恤翻下卒受同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

弟各有分地遺于季翻分扶問翻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適讀日適

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

使疏吏翻下使吳同

復其故地則

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

孰與

乃拜盎爲太常

中六年始改奉常爲太常時盎猶爲奉常也

密裝治

行之

治直

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

丞相陶青

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

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

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

槃翻踈與踈同子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少

讀曰與要與腰同

知兩翻長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

行市

師古曰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下孟翻

錯衣朝衣斬東市

於既翻

下直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

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德侯國在泰山界 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

言軍事見上校戶教翻上書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滄

路從吳軍所來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不讀鄧公曰

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

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拑其炎翻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

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卒

恤翻或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爲于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

宗正於漢猶子之親也

吳王聞袁盎來

知其欲說

說式芮翻下同

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

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

將即亮翻

盎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

間古覓翻

太尉亞夫言於上曰

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剽輕匹妙翻

願以梁委之絕其食

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

傳張戀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

史者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

將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

發至霸上

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

軍且行必置間人於穀澠阨陘之間

澠彌充翻穀山澠池之間其道

阨陘與狹同

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

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

自霸上左趨穀澠至洛陽

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間如字

直入武

庫

洛陽有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

意全

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

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

憂者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喜如得一敵國曰吳楚無足憂者按孟一游俠之士耳

亞夫得之何足爲輕重蓋其徒欲爲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使吏搜穀澠間果

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昌邑梁地後爲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

條侯不許班志勃海郡有脩縣音條數所又使使愬

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

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韓王信之子類當自匈奴中來

歸封爲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類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河間國則三年

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

塞悉則翻饒古餉字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

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

城守不敢西敗補邁翻守式又翻即走條侯軍會下邑下邑縣屬梁國

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陬子侯翻隅也亞夫

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

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

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

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

兵屯聚而西無它竒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

循江淮而上上時掌翻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

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

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

將兵降漢自爲已利於吳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

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

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

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

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

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

鋒可耳安知大慮老將即亮翻下於是王不用桓將

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

侯司馬九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

副其別營領屬獨周亾不用周亾者下邳人班志下邳屬東

爲別部司馬

海亡命吳酤酒無行行下孟翻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

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上時掌翻說式芮翻行戶剛翻臣

非敢求有所將也將即亮翻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

乃予之予讀日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

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傳張總翻令力

正翻從才用翻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

邳不過食頃令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

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

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聞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

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

度徒洛翻

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

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於敗

壬午晦日有食之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

軍

降戶江翻

吳王度淮走丹徒

班志丹徒縣屬會稽郡即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

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赭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

徒峴東南保東越

欲依東越以自保也

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

啗徒覽翻餌之也又徒濫翻譙也食也

東越即給吳王

出勞軍

勞力到翻

使人縱殺吳王

孟康曰方言戟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

師古曰縱謂以矛戟撞殺之縱楚江翻

盛其頭馳傳以聞

盛時征翻

吳

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

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爲梁王毀短亞

夫張

本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

張晏曰姓路官爲中大夫姓譜路本自帝摯之後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

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

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重直龍翻將即亮翻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讀

促曰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

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

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

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

據班史齊王傳

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竒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

斷

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

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

席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

罷與疲同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

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頰當遺膠西

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辜復故不降者滅

之

遺于季翻降戶江翻王何處湏以從事

言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

吾待以行事

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

處昌汝翻

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蒞醢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

狀王頓首鄴與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

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

亂天下更工衡翻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印

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

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

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爲于僞曰王其自圖王

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

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



邯鄲城守

邯鄲趙都

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

敗亦不肯入邊樂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

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

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

以迫劫有謀

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

欲自殺

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

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

攬謂濟北王曰

攬俱碧翻康俱縛切

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

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

爲于偽翻說式芮翻

公孫攬遂

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南牽吳越北脅燕

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晉灼曰四分即交午而裂

如田字也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

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爲亂

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禍耳晉灼曰非有以怪異之心而滅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旦翻

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鄉讀日向見賢遍翻則吳必先

歷齊畢濟北

歷過也畢了也

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

從結而無隙矣

從子容翻

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

衆

師古曰毆與驅同白徒素非習軍旅之人猶言白丁也

西與天子爭衡濟北

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步曰跬跬

空累翻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

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

扞虎狼之敵也

小羊曰羔  
小牛曰犢

守職不撓

撓奴教翻

可謂誠一

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有低首累足撫衿使有

自悔不前之心

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不前不敢前進以自歸於漢也

非社稷

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

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

師古曰西山謂穀及華山也抵至也攘卻

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將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

帝所也

樂音洛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

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

惟思也

孝王大說

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

菑川

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綰

以中即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縮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縮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屬之欲翻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爲吳

王濞等所誅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誅戶卦翻亡軍

從軍而逃者也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

王子禮續楚

德哀侯廣之子即德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爲宗正

竇太后曰吳

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

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爲

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爲楚

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

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

應劭曰文帝十三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

國新反備非常傳張戀翻

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

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闕薨

冬

十月戊戌晦

月末爲晦

日有食之

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

食今通鑑書于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誤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

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

將王乃屬之

將即亮翻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

相已將兵因城

守不聽王而爲漢

守式又翻爲于僞翻

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

淮南

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各捷達已先薨也班志曲城縣

屬東來郡

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

使越

使疏吏翻

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

衡山王入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

勞來到翻

南方卑濕

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

王於之王于況翻

廬江王以邊越數

使使相交

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文帝別爲國廬江水出陵陽東南而北入于江陵陽縣屬丹楊邵文帝初分淮南爲廬江國在江南苦致志之廬江郡則其地盡在江北矣數所

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衡山王都六角翻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

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爲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

謚法清白守節曰貞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

雨三日以往為霖

初上為太子薄

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

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

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

班志槐里

縣屬扶風秦之廢上也高祖二年更名

更嫁長陵田氏

更工衡翻

生男蚡勝

蚡扶粉翻

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

長知兩翻下同

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

怒不肯予決

予讀曰與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絕也

內之太子宫生

男徹徹方在身

身與娠同師古曰漢史多以娠為任身字

時王夫人夢曰

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爲太子其母栗姬齊人也

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

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

之長公主余謂帝女稱公主帝之姊妹稱長公主嫖降堂邑侯陳午生女是爲武帝陳皇后嫖匡昭翻

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

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男徹

予讀與

王夫人許之由是長

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

譽音余

帝亦自賢之

又有曩者所夢日符

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謂符也

計未有

所定王夫人知帝嗾栗姬

嗾乎監翻口有所銜也康恨也史記曰帝嘗體不

安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而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

因怒未解

陰使人趣大行

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



賓諸侯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  
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  
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  
行令意其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  
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之故於  
景帝世謂典客爲鴻臚行人爲大行由他書即武帝  
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促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  
改革耳非表誤也趣讀曰促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  
曰是而所宜言邪而汝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太子太傅

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庚寅

晦日有食之 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

爲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丁

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是歲以太僕劉舍爲御

史大夫

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

濟南太守邳都爲

中尉

濟南王辟光反國除爲郡邳之日始都爲中尉翻風俗通邳商時侯國後以爲氏

始都爲中郎

將敢直諫嘗從

入上

林賈姬如廁

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

山王

野翫卒來入廁

卒讀日猝

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

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

復扶又翻

天下

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乃

還翫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爲人

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

悍下罕翻遺下季翻

請謁無

所聽及爲中尉先嚴酷

先悉薦翻

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

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師古曰言其鷲擊之甚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

地震衡山原都雨雹

大者尺八寸

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雨王遇翻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燕因有翻

三月臨江王榮坐侵

太宗廟墼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

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

太祖太宗之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墼與堧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簿步戶翻臨江

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著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

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

間伺隙而與之也魏其侯竇嬰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予讀曰與間古覓翻臨江王旣爲書

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灋中都而殺

之

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考異曰史記下紀後二年正月郅都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郅都死

宗室多犯法上乃召審成爲中尉成爲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郅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

紀無郅將軍事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李蒲內翻

立皇子越

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

廣川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爲王膠東王徹爲太子故立寄

爲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初梁孝王以至親

有功

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

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爲中尉勝詭多

竒邪計欲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之廢也

太子榮栗姬之子故

號栗太子

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

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

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

以生禍亂五世不絕

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

後馮卒與與夷爭國見春秋傳

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之

言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

格音閣止也

王又嘗上書願

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

朝太后

甬余拱翻朝直遙翻

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

建建議也

梁王

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

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刺七亦翻

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

意梁者以意測度知其爲梁所爲也

逐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

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

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

國以下舉國大索

姓譜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爲氏索山容翻

月餘弗

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

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

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

行戶剛翻度徒洛翻適讀曰嫡長知兩翻

以一言過

師古曰景帝常屬諸姬子栗姬言不遜由

是廢太子

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王于况翻卒于恤翻

下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

治直之翻

今大王列在諸

侯誅邪臣浮說

誅音戌誘也

犯上禁撓明法

撓奴教翻

天子以

太后故不忍致灋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

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

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卒子恤翻  
行戶剛翻

謝安國曰吾

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

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

說式  
芮翻

下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

道理者

長知兩翻  
行下孟翻

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

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

爲于偽  
翻下精

同爲長君曰爲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

母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

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長君之弟謂皇后也  
如滴曰兩宮太后宮

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而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

昔者舜

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

卑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爲零陵之鼻亭即象所封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

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用孟子語意

是以後世稱之以是

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

徼工堯翻

問古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

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

霸昌廐在長安

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

帝

見賢通翻

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申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



王不伏誅是漢灋不行也伏灋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

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

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恙余亮翻太后聞之

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朝直遙翻既至關茅

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服虔曰茅蘭孝

王大夫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長公主即館陶長公主嫖漢使使迎王王已

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

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

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從才關用翻然帝益疏王不

與同車輦矣疏與疎同下同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相魯王餘也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 夏四月地震

旱禁酤酒

酤工護翻謂賣酒也

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爲清

河王

高帝置清河郡於齊趙之間今以爲王國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

西北

孛蒲內翻

戊戌晦日有食之

初上廢栗太子周

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

太后言條侯之短

梁主與條侯有隙見前三年

竇太后曰皇后兄

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

南皮侯竇彭祖

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侯竇廣國太后弟也班志南皮章武皆屬勃海郡

及臣即位乃侯

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

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

帝趣侯信也趣讀曰促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

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

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降戶江翻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

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背蒲內翻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

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

爲列侯徐盧容城侯賜桓侯陸彊道侯僕黜易侯范代范陽侯卬卬翁侯黜師古音但亞夫

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

丞相索隱曰桃縣屬信都郡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高帝置常山郡屬趙國呂后分爲王國文帝併

爲趙國今復以王舜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已

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灋

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傳致之 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厭

也師古曰一涉翻又於涉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平議也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䟽欲留上弗許褚少孫曰諸侯王朝

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

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 王歸國

意忽忽不樂

樂音洛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

時改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大匠奉常爲大常典客爲大行令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主爵中尉爲都尉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時

時音止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

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

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

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

陰王

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間濟東國後入漢爲大河郡後又爲東平國山陽國即山

陽郡濟陰國即濟陰郡濟子禮翻

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

后乃說爲帝加一餐

說讀曰悅爲于僞翻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

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藏徂浪翻他物稱

是稱尺證翻上既減笞法見上卷元年笞者猶不全乃更減

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

擊者也箠止蕊翻箠長五尺亮翻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

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如高曰然則先時畢一罪

乃更人衡翻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

輕民易犯之易以鼓翻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

郡取苑馬鴈門有句注之險如高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

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處曰苑食貨志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

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

誘騎

者見少以誘敵

皆驚上山陳

師古曰爲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

廣

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

射而亦

今我留匈

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

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

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

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

於是胡騎遂不

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

師古曰將之乘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將即亮翻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

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

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

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竈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

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惴之瑞翻

城陽共

王喜薨

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爲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共讀曰恭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

讞者不爲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欲人不爲罪失讞魚列翻又魚蹇翻



令治獄者務先寬

治直之翻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

日民得酤酒

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酺音蒲

五月丙戌地震上

庸地震二十二日

班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壞城垣

壞音怪

秋七

月丙午丞相舍免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

以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爲御史

大夫

姓譜楚人直弓之後

初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悞持其同

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

師古曰疑其盜取

不疑

謝有之

師古曰告云實取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

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

疑

師古曰當廷見之時而毀之

以爲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

終不自明也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

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殺純肉而臠曰胾 胾側吏翻 無切肉又不

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 上視

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

也如滫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

足乎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

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

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少詩沼翻爲于僞翻楯食尹翻如滫曰工官官各張

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 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

謂極苦使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苦使其人而不與賃錢致其懷怨而禍及其父亞夫之死雖由景帝之

少思其子亦深可罪也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

上時

掌

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

如溇曰簿問其

辭情師古曰簿責者書之於簿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戶嫁翻

亞夫不對上罵之

曰吾不用也

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溇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

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

召詣廷尉廷尉

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

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

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

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

陰哀王不識薨

濟子禮翻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

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

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飢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 夏四

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鏤力豆翻 錦繡纂組害女

工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緯是也組今綬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緯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緯子內翻條他字翻 農事傷則飢之本女

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亡古無字通 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

先盛時征翻 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所領翻繇讀曰佺 欲天

下務農蠶素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

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

今歲或不登

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

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

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

以貨賂爲市漁奪首

姓侵牟萬民

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蚱賊也杜

佑曰牟取也

縣丞長吏也姦凜與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姦法因

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

與毗同音莫報翻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筭貲四得官

服虔曰貲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

食足知榮辱限貲十筭乃得爲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庶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筭得

矣官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晦雷日如

紫五星逆行守太微

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

卿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象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輔也

貫天廷中

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不

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

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饋庸也

采黃金珠玉者坐賊爲盜二

于石聽者與同罪

甲寅皇太子冠

冠古玩翻

甲子帝

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壽四十八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

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

皇帝于陽陵

臣瓚曰自崩及葬九十日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

田蚡爲武安侯

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又據溝洫志蚡封武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鄒蚡房吻

翻勝爲周陽侯

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班固贊

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

載孔子之辭也言今此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溷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

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厚不洗雜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羨矣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馬一色謂之鈞駟而將相或乘牛

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爲賤魏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賈音古衣於既翻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

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總取足量音良度徒洛翻而山川



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

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

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

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

師古曰中

都官京師諸官府也

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

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

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

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

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

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

師古曰謂

田中之阡陌也

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

踈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  
富饒恥乘字牝不必以其踈齧也  
守閭閻者食梁

肉爲吏者長子孫如涪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生長子孫而不轉職也長知兩翻

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涪曰貨殖傳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先行義而後誣辱焉師古曰以行義爲先以愧辱相紕也行下孟翻當

此之時罔䟽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

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豪富則擅行威罰也斷丁亂翻宗室有土師古

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與

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

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馬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  
強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  
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

謚法威強

馭德曰武

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  
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

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  
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

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  
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

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

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

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  
治直吏翻繇古由字

仁義禮樂皆

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

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

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

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

周道粲然復興

復扶  
又翻

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

內無其質非道所化

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

操于高翻下同

爲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

奸其間者

奸音干犯也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

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論語載孔子之言

自

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

自嘆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

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日智好呼到翻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

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

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

治天下治直之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

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也漸民以

仁摩民以誼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

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

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荒呂翻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復扶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又翻也順而行之行

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故

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七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

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

甚者也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抵觸也冒犯也殊

絕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

治天下也自此以下係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謂授之位



以試其材少詩沼翻長知兩翻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

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兩雅

釋名囹領也囹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圜何代

之獄焦氏荅曰月令秦書則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教化之漸而仁

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

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爲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爲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

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

趨利無耻

背蒲妹翻趨七喻翻

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

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

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

乎加之意而已

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

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

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

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師古曰關由也

教化之本原

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

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

書亡古無字通下同

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

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數所角翻

則英俊

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

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

帥所類翻

今吏

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

爲市

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

貧窮孤弱冤苦

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尺稱

證翻塞悉則翻

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

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

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長知兩翻訾讀日貲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

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

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師古曰害猶妨也離力智翻

是

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

知讀曰智治直之翻

今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

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質音茂渾戶本翻

臣愚以爲使諸列侯

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

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

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

可得而官使也

授之以官而任使之

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

之盛易爲

易以鼓翻

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

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量音良師古曰錄謂

存視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

也

自此以下係第三

小致鉅

師古曰

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

師古曰

暗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于深山

堯謂從

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盖有漸以致之

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

塞悉則翻

故盡小者

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

行下孟翻

積善在身

大慎微者著

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

積善在身

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

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

謂之道

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音扶目翻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

道之失也

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亡古無字通下同

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虺故政有耗而不行

耗莫報翻不明也

舉其

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將以挾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挾與救同

故孔子曰無

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

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更工衡翻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

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挾當

用此也

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挾謂救其敝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

遠此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

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

守一道亡掇敝之政也

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

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貢

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

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

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

斲而陵夷若是

斲古戾字師古曰安焉也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

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詭違也異也與與歎同

夫天亦有所分子

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

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着也言鳥不四足

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羗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

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

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孳此民之所以

囂囂苦不足也

囂音敖囂囂衆怨愁聲也

身寵而載高位

載乘也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

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蹶也蘇林曰朘音鑄石俗語謂

朘爲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揅音宣蹶音子六翻

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



羨饒也讀與行同音弋戰翻

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

此刑罰之所以蕃

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

而姦邪不可勝

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

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徃翻

遠者望而效之

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

行下孟翻下同

夫皇皇

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

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皇皇急速也

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

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

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

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

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無可爲者矣

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也

食祿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爲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爲者矣

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

皆歸于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數所

臣愚以爲諸

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

辟之說滅息

辟讀曰僻

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

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會稽莊助亦

以賢良對策

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會工外翻

天子擢爲中大

夫按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公孫弘出焉仲舒傳曰仲舒對冊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孝校之官州縣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爲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傳又云遼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舉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

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

少治春秋治直之翻少詩照翻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

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

帝之兄也諡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好勇呼到仲舒下同

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師古

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

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上雅嚮儒術嬰

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爲郎

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

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

存朝直遙翻下同 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

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

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

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  
者適四方所乘私車也今加禮 既至見天子天子問  
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

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

治直吏翻

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

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

改歷服色事

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

是歲內史甯

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

高甚尊重之

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爲弟安於景帝爲從弟於帝爲諸父行

每宴

見談語昏暮然後罷

見賢適翻

安雅善武安侯田蚡

雅素也

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

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

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遺于季翻

太皇竇太

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

漢長樂宮在東

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

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

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

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

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

下遐嫁翻

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

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

萬石君

石姓衛大夫石碯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揔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爲二千石故號

萬石君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

朝直遙翻

子孫有過失不

責讓爲便坐

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  
處非正室也坐但卧翻

對案不食然後

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

在側

勝音升

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

皆以孝謹聞乎郡國

問音

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

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

少詩沼翻

今萬石君家不言

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

在上側事不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

者

謂事有當諫正者廷見謂於百官正  
朝畢集之時屏必遲翻見賢遍翻

上以是親之

慶嘗爲太僕御出

爲上御車而出  
公卿表慶不爲太僕

蓋嘗攝職也  
考異曰按百官

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

子中最爲簡易矣

易以鼓翻

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

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謂言事多見聽用數

所角翻

士吏趨勢利者

趨七皆前翻

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

爲嬰蚡交愬張本橫戶孟翻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

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爲丞相

昌高祖功臣許盡之孫栢至地闕

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

公主有力焉

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援上爲

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

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

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

厭於益翻

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

而無子與醫錢九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

卒子恤翻



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爲

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必重得

罪重直用翻婦人性易悅耳易以鼓翻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

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又翻上被霸上孟康曰被除也於

之上已被廢也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平陽縣屬

帝女降平悅謳者衛子夫師古曰齊歌子夫母衛媼

平陽公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

家姓媼烏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夫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

之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慍怒也幾上愈怒子夫

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

遣於侯家供事也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冒姓者青本鄭氏子

而冒衛姓也青長為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館

陶公主也長知兩翻騎奇寄翻下同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

篡取之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戶騎三將逆取曰篡上聞乃召青為建章

監侍中建章宮監據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舊宮而大起也青時為建章監而兼侍中賞

賜數日間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

夫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

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茂鄉武帝起陵邑在長安西北八十里時大臣議者多寃

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

過惡吹毛求疵謂暴露其過惡數所角也答服其臣使

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

來朝

代王登王參之子文帝之孫長沙中山王皆景帝子濟川王梁孝王之子濟子禮翻

上置

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累歛

思者不可爲嘆息

累重也歛歛歛也悲思之積於心聞歛嘆之聲則其悲思益甚累力

癸翻歛許既翻

今臣心結日夕每聞幼眇之聲

幼一笑翻眇音妙精微也

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爲東藩屬又稱兄

肺附一作肺腑史記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附

如用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

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踈繆又改腑爲附就其義重

踈繆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

脉也呂廣云太陰肺之脉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

故十二經脉皆會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

病皆於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曰肺腑腹心也余謂史若從肺附則顏說爲是若從肺腑則依正義勝王中山在閩東故曰東藩以親屬言則勝於帝兄也泣亦淚也今

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張晏曰葭蘆葉也莩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莩音孚

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筍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鴻毛喻輕薄甚莩音孚

羣居黨

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

擯卻斥退也擯必

骨肉

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

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省悉

河水

溢于平原

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禹疏九河皆在平原勃海郡界

大饑人相

食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李蒲

濟川王明坐殺

中傳

濟川王明梁孝王子應劭曰中傳宦者也漢諸王國有大傳秩二千石掌傳王以德義中傳出

入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傳教導  
王梁王傳作中尉此從帝紀  
廢遷房陵班志房陵縣屬漢中

郡

七國之敗也事見上卷景帝前三年

吳王子駒亡走閩越

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粵從之發兵圍

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

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數所角下同自秦時棄不屬不屬

不臣屬也不足以煩中國徃救也莊助曰莊姓也戰國時楚有莊周趙有

莊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覆數入翻誠能何故棄之且

秦舉咸陽而棄之師古曰舉揔也言揔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之何但越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

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考異曰史記東越漢書嚴助傳皆云建

元三年閏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  
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追呼其  
官或亦

誤耳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

節發兵會稽

會稽東南邊越

會稽守欲距灑不爲發

以法距之爲無

漢虎符驗會工外翻守式又翻爲于僞翻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

謂曉喻以天子

不欲出虎符之意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

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

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

四方

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嚮者以千數

漢書作銜行賣也嚮亦賣也銜

與眩同音州縣之縣又工縣翻嚮音育

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

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

姓譜吾音虞即

虞丘氏史記有楚相虞丘子

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

曰風俗通伏義

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爲東方氏

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

姓譜枚姓出於

周官銜枚氏其後以官爲姓風俗通六國有賢人枚被終姓出於顓頊裔孫陸終濟子禮翻

並在

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

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談

諧言其議論無所根據好呼到諧翻談古回翻李奇曰談嘲也

上以俳優畜之師古曰俳

雜戲也優調戲也左傳曰少相狎雖數賞賜終不任

長相優俳優即今伶人調戲者

以事也

數所

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

歲上始爲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

在扶風槐里縣南獵長楊東游宜春長楊宮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

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蓋屋界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東南說者乃以為在鄠非

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在長安城西非東游也

期門之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見尊寵故稱之旦

號始此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

鄠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入百里而連綿時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亦翻馳驚禾稼之

地民皆號呼罵詈號戶高翻鄠杜令欲執之班志鄠縣屬扶風杜縣屬

京兆宣帝更為示以乘輿物乃得免乘繩證翻又嘗夜至

杜陵鄠音戶栢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栢谷水經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栢谷亭下即帝

微行處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



有溺耳

溺奴 吊翻

且疑上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

睹上狀貌而異之

嫗威 遇翻

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

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

飲於 禁翻

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爲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

賜金千斤拜其夫爲羽林郎

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

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曰羽所以爲王者羽翼

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

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

師古曰爲休息更衣之處宣曲

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名水經注宮在盩厔縣長楊宮東北更工衡翻柞昨作二音

上以道遠

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

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

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蓋至屬扶風山曲曰蓋水曲曰屋杜佑曰蓋屋唐爲宜壽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蓋音翰屋音室賈讀曰價

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

古師

曰時未爲京兆扶風馮翊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子操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都尉爲右扶風是爲三輔屬之欲翻

表屬縣草田

草田荒田之未耕墾者

欲

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說讀曰悅

時東方

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

地河南河內河東爲三河漢高帝始居洛陽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漭以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漭水亦出藍田谷

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霸又北入于渭涇水注見六卷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流

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船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  
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  
陸產饒富是以秦之所以虜西戎燕山東者也其山  
謂之陸海也

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

印古仰字通

又有秔稻黍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

芋水多

蠅魚

芋即蹲鴟也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大者爲芋魁其小者附麗甚衆白臍

可食蠅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脚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

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

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鎬水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

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

池北皆在上林苑中

其賈晦一金

賈與價同

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

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

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菟之苑

菟古兔字

通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

虛讀曰墟壞音怪

發人室廬令幼

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

賀瑒曰普至也

至老之境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

師曰亂馳曰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

輿

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曰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

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貢父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亦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患必有顛蹙

之變樂音洛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師古曰楚靈王作章

宮中設九市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豁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

大夫給事中

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負常侍中續漢志給

事中開通內外蓋以給事禁中名官也

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

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

說文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詩䟽熊能攀緣上

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

生一歲爲狻二歲爲狽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

馬相如上䟽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

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

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賁音奔

臣之

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

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

師古曰不存不得安存也貢

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下文云存犯屬車之清塵屬車

變之意射而亦翻卒讀曰猝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

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說者乃以清塵爲清道灑塵

非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逢蒙

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不得用宜承上枯木朽株

蒙學射於羿逢皮江翻

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軫後車

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近其斬翻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

車之鈎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

傾敗以傷人也檠鉅月翻况乎涉豐草豐草茂騁丘墟前有利獸

之樂虛讀曰墟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

音洛下同

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

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爲子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古師

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欄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欄瓦也言富人

人之子則自愛深矣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多考異曰此

因莊助救東甌及微行始出終言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

東北李蒲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

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年王皆景帝子越中

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

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爲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廡衣服藏府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是至今陵寢遂絕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



崩

孝文皇后  
賈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

許昌也

武安侯田

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師古曰  
甲諸第

者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  
則爲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治直之翻

市買郡縣物

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

玩好不可勝數

屬之欲翻遺于季翻  
好呼到翻勝音升

每入奏事坐語

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

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考工少府之屬  
官也主作器械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

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孛蒲  
內翻

閩越王

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

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

爲

僞翻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

大

下同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

擊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

然

孟康曰攝安也奴協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師古曰越重難也

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

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剪髮張揖以爲古剪字師

古曰剪與剪同張說昇也應劭曰越人常在水

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不可

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

朔與讀非疆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

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

自漢初

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勝音升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

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

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昧暗也言多草木也中

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直不當其一得其

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

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

百里或

險阻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能盡載於地圖也著竹助翻視

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

師古曰言白髮在首

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

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貢者

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旦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於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內都內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一卒之奉不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酎直又翻

給上事

給供也

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

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

戇陟降翻

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

也間

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

毗比

至翻如高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

今發兵行

數千里資衣糧

師古曰資猶齋也

入越地與轎而踰領陀舟

而入水

輜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籃輿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以行輜旗妙翻陀音它曳也

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

謂水道多巨石

船行上下皆與石相擊觸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

應劭曰蝮蛇一名蝮蝮蝮也螫人手

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

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

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蝮敷福翻

夏月暑時

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曾泄以制翻屬之欲翻

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

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也師古曰

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傳寫字誤省耳左傳有魯大夫簡叔

以其軍降虜之上

淦

班志豫章郡有新淦縣應劭註云淦水所出上淦蓋淦水之上流也降戶江翻處昌呂翻淦音紺又

工含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

師古曰言常居

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復扶又翻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

老涕泣孤子啼號

號戶高翻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

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

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曾才登翻

陛下德配天地明象

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

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

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

閉晏開

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爲于僞翻下同

朝不及夕

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

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

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

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

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

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領水即贛水也班志所謂

彭水出豫章南壁縣東入湖漢水使仲初所謂大使  
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

石巖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

干界中班志豫章郡有餘汗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漢古縣名也積食糧乃

入伐材治船治直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慈論翻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

人縣力薄材師古曰縣弱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

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

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

乃足師古曰不下言不減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餉者不在

其中師古曰輓音晚引車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近其新翻師古曰瘴黃病



也丁  
幹翻

暴露水居蝮蛇蠱生

師古曰蠱  
毒也音壑

疾疢多作

疾丑  
刃翻

也病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

足以償所亡

師古曰舉  
謂摠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

而殺之甲以誅死

甲者閩越  
王弟之名

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

欲來內虜之中國

處昌  
呂翻

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  
謂省問之施德

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

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  
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畜許六翻

此必委質爲藩

臣世共貢職

共讀  
日供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

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  
也讀日鈍

而威德並行

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

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窟皆而去

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背

妹翻罷讀曰疲勸即倦字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

音雖音雖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越

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

久士卒勞勸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

適讀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

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難乃兵者凶事一方有急

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

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  
不敢與計強弱

曲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徼工堯翻文  
顏行猶

直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顏行在前行故曰  
顏也行戶剛翻

張晏曰  
顏微輿

衆也師古曰  
駑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

爲大漢羞之

爲于  
僞翻

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

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

覆謂蓋幬也  
露潤澤也覆敷又翻

使安

生樂業則澤被萬世

樂音洛被  
皮義翻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

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  
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

何足以爲一日之閒

如高曰得其地不足  
爲一日閒暇之娛也

而煩汗馬

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允信也塞

蒲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

懷之也臣安竊恐將更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

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使疏吏翻是時漢兵遠出未

諭領諭與諭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

相宗族謀曰相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

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

漢地廣大兵衆盛彊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

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

曰善即縱殺王縱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

行曰所爲來者誅王

爲于僞翻下同

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

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

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

將即亮翻

曰郢等首惡獨無諸

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預

乃使中

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

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

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

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

並處

處昌呂翻

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

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

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

被皮義翻

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入見天子

見賢遍翻下同

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

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

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

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

見

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

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

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是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爲主爵都尉

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衛君至黯十

世世爲卿大夫蓋食采於汲因以爲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

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

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

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

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

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

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類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

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師古

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

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

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據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

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稱之

治直吏  
翻下同

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漢太常  
郎中令

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  
府爲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於九卿

其治務

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  
倨簡傲

也少詩  
詔翻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折之  
舌翻

時天子方招文學

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  
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

其辭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

退謂左右曰甚矣汝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

師古曰  
數責也

音所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

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



通鑑十七  
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終不愈最後病

莊助爲請告爲于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

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貫育亦不能奪之矣貫音上曰

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匈奴來

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

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不

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言其輕疾逐水草自上古不屬爲人不以人今漢

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罷讀虜以全制其

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

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師古曰孝

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隅者也

從董仲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

爲驍騎將軍屯雲中

周末置左右前後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

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謂之雜號將軍軍盤州洪氏曰西漢雜號將軍掌征伐背叛事訖則罷不

常置也驍

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

姓譜程本自顛

堅堯翻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爲大司馬封

屯鴈門六月罷廣

於程者以爲氏與司馬氏同出  
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

行陳

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爲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就善

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鑊受

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

銷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索隱曰

銷即鈴也埤蒼云鑊溫器有柄斗似鑊無緣師古

曰鑊音譙銷火玄翻銷即鑊也鑊音姚緣去聲莫

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

淮南子曰斥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

程不識正邵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

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

翻下言治同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

易以

然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

卒讀曰猝

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

樂音洛下同

我軍雖煩擾

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

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臣光曰易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

否音鄙易師卦初六爻辭王弼注曰齊眾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

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

言治眾而不

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爲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鮮息淺翻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正豐十七  
十九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筆勳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

起著雍涿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李

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

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爲黃金以爲飲食

器可以延年方士之言云爾少詩照翻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

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父景帝三年孫脩嗣侯七年有罪耐爲司寇少君當是爲脩舍人班志涿郡有

南深澤縣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其游以

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如淳曰物謂鬼物也

更饋遺之更工衡翻遺于季翻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

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治直少之翻

君善爲巧發竒中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中竹仲翻嘗從武安侯飲

田蚡封武安侯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坐徂卧翻下同少君乃言與其

大父游射麋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麋師古曰識記也

式志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

少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

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列仙傳安期生琅邪

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食臣棗大如瓜

食祥吏翻

安期生僊者通

逢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

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

爲黃金矣

藥之分齊齊才計翻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

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

矣

更工衡翻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

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縣屬濟陰郡

予據班志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音靡幼翻與

繆同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

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索隱曰樂汁微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北極

神之別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



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方曰天神貴者太一

紫宮門外立承事天皇大帝

太一佐曰五帝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

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於帝名文祖白帝各顯記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於

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鴈門馬邑豪聶壹馬邑

縣屬鴈門郡豪謂以貨財武力雄於鄉曲者聶姓也

姓譜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

翻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

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

全代之時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為

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末分之

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代為一國尚北有強胡之敵

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 丙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長知種樹以時倉

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

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

懼也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

平城事見十一卷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

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

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

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

執銳行幾十年被皮義翻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

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數所士卒

傷死中國檟車相望應劭曰檟小棺也今謂之積金布令曰不幸死所爲積傳歸所

居縣師古曰從軍死者以措送致其喪此仁人之所

載樁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樁音衛

隱也隱惻也張晏曰痛也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

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

覆衆伐國墮城

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衆所伐之國則墮其城也墮

讀曰

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

卷讀

深入長毆難以爲功

毆與驅同

從行則迫脅衛行則

中絕

從子容翻衛讀曰橫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

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後戶

翻

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言以軍遺敵人令其

禽獲也遺于季翻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

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

誘音

吾選彙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梟古堯翻審

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

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

異日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講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

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

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

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太中大夫李息

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間古堯翻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有令有丞長吏也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古懸字通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

邑長吏已死長知兩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

入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

朔州善陽縣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畜許救翻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

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

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

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

塞度弗及乃皆罷兵度徒洛翻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

重重直聞單于遠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

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

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

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下遐廷尉

當恢逗橈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領望也如

曰應該非也逗留止也橈謂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橈奴教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

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

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蚡房吻翻是爲于僞翻上朝太后朝

通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

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尉與今不誅恢

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尚貪樂關市匈奴與漢人於邊爲互市如今嗜

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仲翻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師古曰頓丘各因

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考異曰漢書武紀云

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此

恐誤今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

不取名在東郡蘇林曰甄城以南濮陽以北爲瓠子河廣  
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子河  
口復扶又翻瓠子故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  
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註漢書武紀曰瓠子隄

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  
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濮陽縣  
境隄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  
名也其北師古曰即今鄆州鉅野縣

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汎郡十六汎敷天子使汲

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塞悉則翻復是時

田蚡奉邑食蚡奉扶用翻蚡音輸居河北河決而

南則鄆無水灾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易以歧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

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爲

諸郎諸郎諸曹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爲



丞相魏其失執賓客益衰

師古曰言素爲嬰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

燕王定國王澤之孫也夫自太僕出相之班志潁陰

縣屬潁川郡

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師古

相息亮翻

曰相牽引以致於

其游如父子然夫爲人剛直使酒

尊重也爲于僞翻

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

故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

夫宗族賓客爲權利

翻橫於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

叔繫夫及支屬皆

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

得棄市罪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殺之於市者謂之

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魏其

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

上書論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

東朝謂太

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令於長樂宮見魏其武安因互

太后廷辨其是非也朝直遙翻下同相詆訐訐居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

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

曰吾并斬若屬矣若屬猶言汝輩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上

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

藉慈藉慈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上不

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漢法以冬月行

若贖故以十二月晦論殺魏其侯此武安侯蚡之意

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

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故事語多誕妄非班固書蓋後人爲之託固名耳

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

元光四年春丞相按灌考異曰武安侯傳云

夫事其夏取夫人五年十月論灌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棄市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爲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四年當是三年五年當是四年今從之廣又疑十二月爲二月按漢制常以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及淮南王安敗見後十晦殺之何必改爲二月也九卷元年

符元

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

見上卷建元二年

曰使武安

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御史大夫安國

行丞相事引墮車蹇

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也余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

引安國蓋因奉引而

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

墮車也墮杜火翻

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

相薛澤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廣平侯國景帝中二年罪絕中五年復封澤平棘侯班志平棘縣

屬常山郡

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以中尉張歐

爲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爲中尉

河間王德脩

學好古實事求是

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古曰實事求是務得其實

每求真是也好呼到翻下同

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

朝等

朝直遙翻下同

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

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

前余據獻王傳舊書即謂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也

采禮樂古事稍稍增

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

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行也

余謂被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被皮義翻造千到翻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

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雍明

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余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

及

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

約指明

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

天子下太樂

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

班表太樂官屬大常肄以至翻習也下遐嫁翻

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

麗以聞

姓譜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

曰王身端行治

師古曰端直也治理

也行下

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

孟翻

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王

知讀曰智

班固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長知兩翻

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

古人以宴安爲鴆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

無德而

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

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

沈持林翻

居執使然也自

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

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

近其斷翻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

見上卷建元六年

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

枸醬

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諷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

爲醬美師古曰枸者綠木而生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裴駟曰按漢

書音義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廣志曰枸黑色味辛下氣消穀晉灼曰枸音矩索隱從徐廣音求羽翻唐本本草註曰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涓子曰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蒟醬廣蜀皆有之實草類也蜀中者緣木而生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其苗如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時持來細而辛烈唐蒙所見謂來自牂牁則廣生殆蜀本也蒟醬之味全類葷撥而華撥辛烈尤甚世人唯用葷撥不用蒟醬故鮮有知者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

里出番禺城下

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代華陽國志云楚遣莊

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爲牂柯又後漢志註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柯水東至鬱林廣鬱林爲鬱水南流入交趾界劉

响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也驩  
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爲鬱狀江即駱越水也蓋  
廣鬱縣漢亦屬鬱林郡水經所謂交趾界者漢交趾  
川界也牂音臧柯音歌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時爲  
南越王都廣古曠

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

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武帝開爲縣

屬牂柯郡史記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  
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賈音古

夜郎者臨牂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

至桐師

桐師亦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西南

然亦不能臣使也

蒙乃上書說上曰

乃上時掌翻說式芮翻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

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

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



浮艦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

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爲于僞翻下同易以歧翻上許

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糧及衣重

也重直從巴蜀徂關入李文子曰徂關在沈黎郡又

用翻青神縣臨青衣江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爲郡地徂才各翻遂見夜

郎侯多同多同夜郎侯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

其子爲令自如此以下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

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

郡李文子曰犍爲郡治營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

註曰營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營水過牂柯郡入延江水水經注沅水出且蘭東至鍾城爲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且蘭

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  
牂州建安縣有古夜郎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  
境也犍居言翻章懷太子賢曰犍  
為故城在今眉州陸山縣西北  
發巴蜀卒治道自

犍道指牂柯江

班志犍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犍國  
縣有蠻夷曰道故為犍道今戎州治

所康曰犍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  
開道以通之治直之翻犍蒲北翻作者數萬人士卒

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鄭玄曰縣官  
徵聚曰興今

二云軍興是也  
率所類翻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

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叩

筵之君長

華陽國志雅州叩岷山本名叩筵山故叩  
人筵人界章昭曰筵縣在越雋文穎曰叩

者今為叩都縣筵者今為定筵縣史記正義曰叩都  
西有叩犍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巖峭峻曲回九折

乃至上下有疑冰即王尊叱馭慶康曰叩都夷其地  
隔為沔澤因名叩池南人呼為叩河師古曰叩都今

之邛州本其地邛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

渠容翻祿才各翻邛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

駝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

駝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羗茂州冉州本冉駝國康曰其人依山居士累石

為室至十餘丈駝音厯易以豉翻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

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

牂柯捷為西夷謂越嶲益州也為置之為于偽翻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

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

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駝斯榆之君康曰本葉榆澤其君長因以立

號後隨畜移於徙師古曰徙音斯故又號為徙榆使疏吏翻傳張戀翻皆請為內臣除邊

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

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徵外與青衣水合若水

出旄牛徵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曰若水南至大作入通水師古曰沫音妹

南至牂柯爲徵通零關道

班志零關屬越嵩郡張揖曰鑿靈山爲道寰宇記靈

關山在雅州廬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靈通用徵吉弔翻橋孫水張

日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以通邛都一名白沙江李文子曰孫水本名長河水

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爲于天子大說  
說讀  
詔

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

師古曰阻險所以爲固用止

通道令平易以便

秋七月大風拔木

女巫楚服

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

厭一涉翻賈公彥曰

按漢書婦人蠱惑媚道更相祝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又有官禁敢行媚道者

上使御史

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

服梟首於市

梟堅 堯翻

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

長門宮

長門宮如涪日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方朔傳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爲宮

竇太

主慙懼稽顙謝上

竇太主陳皇后母也稽音啓

上曰皇后所爲不

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

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

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

冠尊而不名稱爲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

天下莫不聞

考異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髮長門宮宮名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

主家主見所幸董偃按東方朔傳爰叔爲偃畫計令主獻長門園更名曰長門宮則偃見上在陳后廢前

明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

矣制度草創至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雞鞠之會雞

林苑中有平樂觀樂音洛觀古玩翻師古曰角上大歡

及蹴鞠也鞠毬也以師古曰角上大歡

皮爲之鞠音居六翻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殿

樂之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正室也如涪曰宣室布

政教之室也樂音洛爲于偽翻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

陞戟殿下師古曰持戟辟戟而前曰辟頻董偃有斬

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

罪二也敗補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

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師古曰右尊之奢侈爲務盡

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

賊

師古曰蠹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蠹也貢父曰劉

向說春秋蠹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耳何必遷就魅蠹也余按洪範五行傳曰蠹如

驚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蠹淫水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草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

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

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陸佃埤雅曰蠹一名射工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檣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

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爲水弩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

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

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

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

豎貂易牙皆齊桓公

公臣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賢紹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復皆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亂塞門築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嘆曰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寐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之兄通于哀姜莊公薨慶父弑其子般及閔公欲爲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縊于密魯乃定父音甫

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

東司馬門入

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龍東司馬門蒼龍闕內之司馬門也更工衡翻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



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共

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

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

謂之故縱晉志曰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戀翻監古街翻

八月螟

食心曰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

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其食後世訛誤因乘此語遂謂上計爲計偕闕駟不詳

妾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爲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

留川 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

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  
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  
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

治直吏翻去卷  
呂翻斂力瞻翻

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

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李奇曰言  
有次第也

師古曰遠  
七旬翻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

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  
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

禮則無暴慢子而  
愛之則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

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

從聲比則應

比頻寐翻又音毗和也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

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

登六畜蕃

畜許又翻蕃扶元翻

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

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

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

如蒞曰武帝時

相馬者東方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三輔黃圖曰金馬門宦者署武

帝得大宛馬以銅鑄作立於署門因以爲名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

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

時巴蜀四郡

四郡蜀郡巴郡漢郡犍爲郡巴郡也

鑿山通西南夷千餘

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

罷讀

曰疲西南夷又數反

數所

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

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

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

朝直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

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師古曰譬之於衣加純緣也折之舌翻爭讀曰諍行下孟

翻大說之

說讀

一歲中遷至左內史

考異曰漢書武紀云元光元

年五月詔策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按弘傳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其策文

頗與武紀元年策文相類又云一歲中至左內史百  
官表元光五年弘爲左內史然則弘之再舉賢良不  
在元光元年明矣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  
務下葛洪西京雜記亦云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  
推上爲賢良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則弘不容於今  
年已爲左內史蓋此詔在今年不知何月故班氏繫  
之於年末耳其策文相類蓋出偶然或者此策乃弘  
先舉賢良時所對班氏誤以爲此年之策疑未能明  
今從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師古曰  
漢紀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求空隙

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

說讀

所言皆聽以

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

順上旨

倍蒲妹翻

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

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  
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

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筭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今出筭

大司農鄭當時

言穿渭爲渠下至河

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

漕關東粟徑

易

易以鼓翻

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

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爲便匈奴入上

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

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

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責至龍城

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

處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

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

絡而盛臥

敗補邁翻 盛時征翻

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

兒馬上

師古曰騰跳躍也 上時掌翻

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

漢下敖廣吏

下遐嫁翻

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青雖出於奴虜

青本平陽公 主家騎奴

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

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

騎奇寄翻

樂音洛將即亮 翻帥所類翻

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

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匈奴數盜邊

數所 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 孟軻曰后来其蘇蘇息也 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 師古曰朔猶始也

言更為初始也 蘇息之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 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

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

也幾居衣翻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今或至闔郡而不

薦一人

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曰闔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

子壅於上聞也

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於天子也行下孟翻

且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

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勤求

士報國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

人爲不勝任也勝音升

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

非景帝子前二

年封汝南三年徙江都

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

是爲戾太子考異



白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庚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臯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蚩尤之旗致此誤亦猶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爲漢元年也

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爲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二萬

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

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

病死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於此終言之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

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

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東夷歲君南閭等共二

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服虔曰歲猶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

曰南閭歲君名食貨志彭吳開道通歲貊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魏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爲寶者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云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濊音濊降戶江翻考異曰史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郡按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知何者出賈之謀

然騷動

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

一王比曰景帝子

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徙

臨蓄人主父偃

趙武

魯發亦以前二年受封長沙

靈王自號主父嚴安無終人徐樂

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

支庶因以爲氏

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

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

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

匈奴其辭曰司馬灋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

用師之法余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好呼到

翻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

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

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

居委積之守

委于僞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曰少曰委多曰積

遷徙

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師古曰靡

音繁散也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

兵攻胡辟地千里辟讀曰闢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

生五穀麥稻或曰黍稷林稻粱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關始

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衛青渡西河至高關

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

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

關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

山下至高關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

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

天下蜚芻輓粟

師古曰運載芻稟令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

起於東

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腫東

漢書作黃腫師古曰黃腫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男子

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

靡美爲翻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

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

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

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余謂影

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

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

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

驅師古曰來侵邊竟而驅掠人畜也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

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畜許六翻不屬

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

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

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

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準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

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重直

龍翻觀  
古玩翻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

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

師古曰贍足也離力智翻徼要求也

於堯翻

末不可徒得故措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

人以矯奪

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僞也

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

眾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

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

師古曰蕃

扶元翻多也

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

睢音雖

當是

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縣也

宿兵於無用之

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自經於道樹

自經  
縊也

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羗

略葳州  
朝直  
遙翻

降戶江翻  
熨蒲  
北翻葳音穢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

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

范蠡居於陶自號爲陶朱公治產至  
鉅萬猗頓魯人用鹽鹽起與王者埒

富然起窮巷奮棘矜

棘與戟同師古曰矜者戟  
之把也矜讀曰矜其巾翻偏袒



大呼

呼火故翻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

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

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也

而身爲

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夫衰而安土樂俗之民

眾

樂音洛

故諸侯無意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

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

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

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

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

直用翻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

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

易以鼓翻

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

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子召

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

中

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羗犍畧葦州此等

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

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

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

橫矣

遺千季翻  
橫力孟翻

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膾三魚四腊五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鍍烹之誅

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朝直遙翻

書武紀曰賜淮南王几杖

王几杖毋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

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志在位三十

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

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

主父偃說上曰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

合從以逆京師

說式汚翻易以

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

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

事見十六卷景帝前

三年量直遙  
翻錯干故翻

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適讀曰嫡

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

上時掌翻

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

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

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

詔封青爲長平侯

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

青校尉蘇建張次公

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

據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

南陽郡武當縣界晉灼曰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校戶教翻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

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

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

下還嫁翻

上竟用

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

括地志夏

州朔方縣比什賁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宋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

封故城什賁故城今爲德靜縣治

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

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被皮義翻

費數十百鉅萬

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孟康

曰縣斗僻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緜州部之北

辟讀曰僻  
子讀曰與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

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

初立於建元二年

天

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

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

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

訾與貲同

軹人郭解

班志軹縣屬河內郡

音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

中徙

爲于僞翻言其貧不當在見徙之數中竹仲翻

上曰解布衣權至使

將軍爲言

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

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

卒子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

師古曰睚音厓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

舉眼相忤者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

上聞之下吏捕

治解

下遐 嫁翻

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

譽音 余

生曰解專以姦犯公灋何謂賢解客聞殺

此生斷其舌

斷丁 管翻

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

亦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

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

當謂處 斷其罪蓋以大 逆無道之罪坐郭解也

遂族郭解

異曰 考

荀紀以郭解事著於建元二年按武紀建元二年初 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青公孫弘

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 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

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 幸得其所欲也覦音冀

覲音俞又音喻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

夫世權陪臣執命

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陽

虎之類是也諸侯之臣於天子爲陪臣大夫之家臣於諸侯爲陪臣陵夷至於戰國合

從連衡

從子容翻衡讀曰橫

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

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

鳴狗盜

事見三卷報王十七年

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

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

事見五卷周報王五十六年

信陵無忌竊

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

事見五卷報王五十七年將即亮翻

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

稱首

師古曰搯捉持也音危腕鳥貫翻四豪即魏信陵以下也

於是背公死黨之



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

皆蒲妹翻

及至漢興禁網疏濶

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

皆招賓客以千數

從才用翻

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

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

閭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

其陷於刑辟

辟毗亦翻

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不悔

季路死於衛侯輒之難仇牧死於宋閔公之難事並見左傳

故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

見論語

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

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

齊之以禮灋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灋

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

伯讀夫曰霸

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  
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  
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

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

行

說式內翻  
行下孟翻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

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

謂之遊說

要一  
遙翻

色取仁以合時好

好呼  
到翻

連黨類立虛

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

道害德敗灋惑世

敗補  
邁翻

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

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

四民士農工商也

姦民

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

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

爲榮辱不核其真

譽音余下同

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

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垂錯是以

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

度徒洛翻

善惡謬於眾聲功罪亂於王灋然則利不可以義求

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灋犇走馳

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

趣七喻翻

簡父兄之尊

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

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呼好

到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

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左傳註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於公文

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

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

毀譽要一遙翻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

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覆敷又翻毀

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

行不得設行下孟翻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

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請求也謁告也貨賂無所用

息華文去浮辭去羗呂翻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

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

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

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屬縣燕國除入漢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

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

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於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

嘉薨定國嗣蓋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齊

立四十二年矣王將閭文帝十六年受封齊傳子懿王壽壽傳次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

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

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

此王于况翻今齊王於親爲益疏踈踈與又聞與其姊亂請

治之於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

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

趙少詩及貴連敗燕齊敗補趙王彭祖懼彭祖景帝

封廣川五年徙趙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

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

令自殺乃徵下吏下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

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

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

族主父偃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

班志 蓼縣屬雋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  
未知其何據 蓼侯孔聚高祖功臣臧其子也臧自言  
世修經學蓋謂孔子後也安國 臧辭曰臣世以經學  
為從弟安國孔子十三世孫

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

百官表侍中加

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負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朝綱紀古訓使來垂來嗣上乃以廷榮之從才用翻

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

立為單于

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士嗟翻鄒誕

生音直牙翻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

亡降漢

於筆音丹降戶江翻

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

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

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數所角翻爲罷讀曰疲

天

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

弘無以應之難乃旦翻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

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

罷蒼海郡弘爲布被食不重肉

言不重肉味也重音直龍翻

汲黯

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奉扶用翻

然爲布被此詐也上

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

廷詰弘誠中弘之病

中竹仲翻

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



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

如汲黯言

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讓讓愈益

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

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

敦煌祁連間爲疆國

降戶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

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在張掖西北

匈奴冒頓攻破之

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

怨匈奴無與其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

使疏

漢中

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

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

間古覓翻

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

死

西域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七  
十里西南至大月氏所居六百九十里宛於元翻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爲發導譯抵康

居

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  
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爲于僞翻

傳致大月氏

傳張

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

地而居之

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  
爲水南月氏居焉水北

地肥饒少寇

少詩

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

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執  
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

要領爲喻

乃還並南山

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  
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

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而西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  
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屬還從宣翻

又欲從羗中歸復爲匈奴所得

復扶

字下同並步浪翻

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

氏奴甘父逃歸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音甫

上拜騫爲太

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

唯二人得還

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

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甲辰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天子始令騫通身毒國疑

不能明故因是歲伊稚斜立終言之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

恭代郡唐蔚州武州界

及略千餘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武帝

母王太后也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

令犍爲自葆就

師古曰葆與保同令自保守且成其郡縣

專力城朔方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是歲中大夫張湯爲

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

鄉讀曰嚮

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

掾兒本卿姓以國爲氏其後去邑以爲廷尉掾專主奏讞也兒五奚翻獄魚蹇翻掾俞綸翻以古

灋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

班表

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漢官曰廷尉獄史二十七人深禍謂持文深刻欲致人於禍者即上意

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

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護謂保佑之也

其造請諸公師古

曰造請至也請謂問也造七到翻

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

專平

文深謂持文深意思謂其意思前也不專平謂不專於持平也

然得此聲譽汲

黯數質責湯於上前

質對也對面責之也或曰質曰正也以正義責之數所角翻

公爲正卿

漢官九卿之外又有列於九卿者故謂九卿爲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

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圉圉空

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

師古曰言何爲乃紛亂而改更也更

工衡

而公以此無種矣

言當誅及子孫種章勇翻

黠時與湯論議

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黠伉厲守高

伉口浪翻健也高也厲嚴也

不

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

必湯也令天下重之而立

累足而立懼之甚也重直龍翻

側目而視

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

上郡

唐延綏銀之地直隸置定襄郡括地志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

各三萬騎

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八

君定